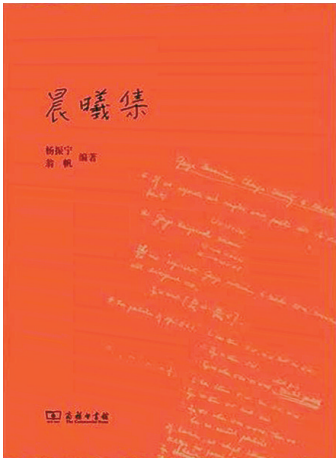


治学心迹与多彩人生

——读《晨曦集》忆杨振宁



李浙闽

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先生以103岁高龄在北京逝世。众所周知，他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革命性思想，并于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回国定居20多年来，杨振宁在培养和延揽人才、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在多数人眼中，杨振宁却被简单地聚焦成了两种身份，一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二是晚年那段年龄悬殊的婚姻主角。

杨振宁和翁帆合著的《晨曦集》，是一部展示科学巨擘治学心迹与多彩人生的厚重之作。读完本书，一个有筋有骨、血肉丰满的科学家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

他具有浓烈的家国情怀。这本书为什取名《晨曦集》？杨振宁在前言中的一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说：“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长夜。幸运的是，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当时觉得看见了曙光，天大亮恐怕要再过30年，我自己看不到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这本新书取名为《晨曦集》。他还说：“如果运气好的话，我自己都可能看到天大亮！”

1971年，在离别祖国26年以后，他打定主意，冲破阻力，首次踏上了回国之旅，被媒体誉为“破冰之旅”。因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著名华裔科学家。在中美尚无外交关系、很多人还在观望的背景下，极具胆识和魄力。

回到美国后，他在多所大学演讲，谈“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在美国华人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

香港中文大学一直想授予杨振宁名誉博士学位，但他一直没有接受。因为在1997年之前，授予仪式上，接受荣誉学位的人要到英国校监面前鞠躬，然后校监要拿一根小棍子在接受者头上敲一下。而杨振宁不想行这个礼，也不愿意头上被小棍子敲一下。等香港一回归，校监是中国人了，他立即接受了这个名誉博士学位。

他拥有独特的中西背景。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历史和传统迥异的国家，杨振宁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使他对两国的文化差异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认知。他说，“我的母亲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从个人出发，她的一生都是从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她的孩子来出发的，她从来不怀疑应把丈夫和孩子的福利放在第一位。而美国的文化就是一切从个人主义出发，而且是绝对的。”

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同学，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也是同学，在美国留学期间两人又同住一屋，50年的友谊，可谓亲如兄弟。奥本海默则是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时的顶头上司。杨振宁把他们两位作了有意思的比较，两位分别是中美两国原子弹设计的主导人，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奥本海默锋芒毕露，常常在别人作学术报告时打断对方，走上讲台讲他自己的想法，使演讲者难堪。而邓稼先则是一个不愿引人注目的人，他坦白坦白，从不骄人，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是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有朴实气质的人。

杨振宁分析中西方诗词的不同之处别有见地。他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在音律上有许多英文诗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因为英文诗的表达太直接了。你要写法律上的文件，当然越准确越好，这是英文的优势。但写诗不一样，写得太准确了，诗意也就没有了。

他体现出深厚的人文底蕴。杨振宁喜爱文学，能把《孟子》从头背到尾，也能将很多唐代长诗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他不但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读莫言和张爱玲。他办

公室墙上挂的一幅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是莫言为他写的。他曾自拟“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争存朝夕”这样的诗句，来描绘大自然的神奇。在他家的客厅里，还挂着一幅有着宁波月湖创作背景的吴冠中《双燕》。他关注中国的文艺创作，认为近代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巨变，应该有一部里程碑式的史诗级作品来描述，否则就愧对这个伟大的时代。

在一般人眼里无比枯燥的物理学，他觉得有着极致之美。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美与物理学》，文中写道：在复杂的世界表象之下，有非常简洁的秩序和规律，现在的网络通讯、X光、伽马射线，所有这些复杂的技术，都是基于几个像诗一样的方程式。他进一步说，无论是星云那么大的宇宙，还是基本粒子内部那么小的空间，无论是漫长的时间，还是短短的一瞬，都受着几个方程式的控制，这些方程式就是造物主的美妙诗篇。他引用西晋文学家陆机《文赋》中的一句话“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来表达类似的观点。

他的文章中经常出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金句。在为人处事上，他喜欢北宋文学家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讲的“宁拙毋巧，宁朴毋华”，所以，他待人以诚，从不投机取巧、仗势欺人或哗众取宠。他信奉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的文章里没有花言巧语，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无的放矢，处处都是“真枪实弹”。

他具备广泛的兴趣、开阔的视野。兴趣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他经常谈及的话题。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向专业化发展有好处，但是如果太专了，过早的专，缺少博为基础的专，是难以培养出出色人才的。他特别提倡“渗透性”读书法，知识是相互渗透的，知识的积累更是如此，往往在人们不知不觉、似懂非懂中积累和丰富起来了。

除了理论物理学家的身份，他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传记、考古、地方文物古迹都很了解，他还爱好音乐、艺术和摄影。他甚至对中国的针灸麻醉感兴趣，曾经专门去参观了一例卵巢肿瘤的切除手术，从中感受到了传统医学的神奇。

1971年，他初次回国访问就登临长城。他这样描绘长城：“在

此行看到的景色中，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长城了，它简单而坚强，它优美地蜿蜒上下，缓慢而稳定地随着山峦起伏。有时消失于远处山谷中，那不过是暂时的，终于又坚毅地攀登了下一个高峰。”短短一段话，用散文的语言写出了长城的坚韧性格，写出了道阻且长、虽远必达的象征意义。

他珍视忘年的伉俪情深。书中附有一组杨振宁和翁帆在一起的照片，杨振宁的祥和与翁帆的宁静，组成了一幅温馨和谐的爱情画卷。杨振宁和翁帆的缘分始于1995年，当时翁帆担任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的接待向导，负责陪同特邀嘉宾杨振宁及其夫人杜致礼。这次相遇后，两人回归各自生活轨迹。2003年杜致礼逝世，杨振宁陷入漫长的低落期。学术活动中的重逢，才让这份缘分重续，慢慢地，他们发现彼此在价值观上高度契合，感情在细碎的交流中悄然升温。回到北京后，杨振宁郑重地提出求婚，翁帆经过深思熟虑后应允。2004年12月24日，翁帆与杨振宁登记结婚。对于这段婚姻，外界始终以功利化视角揣测他们的关系。

杨振宁坦言：“她是上帝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认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体现出他作为孤独老人对翁帆陪伴的珍视，翁帆的陪伴让他在晚年依然能专注学术、著书立说。他把这段超越年龄的婚姻称为“不对称之美”，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更让人惊奇。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逝世后，49岁且无子女的翁帆在《光明日报》发文悼念，字里行间藏着两人21年相濡以沫的真相，这是一段晚霞灿烂岁月。

其实，仅就他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言，世人对此的认知也是不全面的。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是其中的头等。而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他获得的是特奖。

媒体和专家评价，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第一人，也是架起中美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仅在这一方面，他的作用就无人能及。回国定居20多年来，又在培养和延揽人才、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难以替代的重要贡献。

在杨振宁院士逝世近一周之际，谨以此文致以最深切的缅怀和最崇高的敬意！



《我的长征》

作者	李金生 孔景周 姜云清 侯正果
出版	三联书店
日期	2026年8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这一气吞山河的人类壮举，不仅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转折点，更是一座永恒的丰碑。《我的长征》系统搜集、整理了四位老红军的珍贵回忆录及口述内容，以亲历者的视角，真实再现长征路上的艰苦卓绝与战斗豪情。

李金生，1934年10月跟随

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6月到达了四川和西藏边界大雪山南端的一个高峰——夹金山。“越往上走雪越厚。走到离我们通过的那个山顶大约一里的地方，刮着很大的风，下着像雹子一样大的雪粒。”李金生说：“我不禁瞎想，我这半条命确定会被风刮跑了。”风雪如刀，步履千钧，真切道出了红军长征途中的自然考验与生死磨难。

“红25军长征时，父亲已是一名连长。”老红军孔景周的儿子说，父亲的一生，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让他怀念的是长征路上的战友们。“战斗中，吴焕先腿上挨了一枪，人歪在地上。”敌人见他像个当官的，想活捉他，就向他包围过来。“224团2营4连副连长王诚汉、2班班长王东及几个战友急忙拿着大刀冲上去，与敌人拼命，紧紧地保护着吴焕先政委。”长征路上战友间舍命相护的情谊，成为老红军心中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

每一步都可能倒下，但每一步都在为后来者标定方向。本书内容翔实，细致记录了红军战士千里转战陕北的成长历程，生动讲述了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温情故事。同时收录了各路红军专属长征大事年表，补齐了各路红军征战的细节，厘清了长征完整的历史脉络，兼具真实性、系统性与可读性。

（推荐书友：甘武进）



《发现昆仑石刻》

作者	刘钊
出版	中华书局
日期	2026年4月

2025年6月8日，一块藏在青海扎陵湖畔的37个字的秦代摩崖石刻被公之于众，由此引发了学界的诸多讨论。这块石刻包含着“昆仑到底在哪、‘采药’是不是秦始皇求仙的证据”等诸多如此类的历史谜题。复旦大学刘钊教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深入考证这块石刻背后的历史事实，从刀法、字体、历

日、文本性质等九个维度，抽丝剥茧，冷静推理，解答了相关的问题。

本书共六章，作者通过广搜文献、拆解字形、辨析文意等途径，进一步论证石刻面貌，力求还原秦代的历史面貌。在每个篇章中，作者秉承严肃的治学态度，引用多方文献，修正官方释文。他在书中指出官方释文存在瑕疵，例如，铭文中应为“藥”（药）字而非“樂”（乐）字，“五大夫”三字应直接释出。纠正了过往人们对历史文献的一些误判。

对于学术上的历日争端，作者给出了最清晰的答案。如最初摹本中“廿六”与秦始皇历日不合的认知，刘钊教授通过高清照片确认为“卅七”之误摹，并与里耶秦简中的字形进行直观比对，化解了历日矛盾。历史遗存问题得到了明晰的解决，为他人深入研究秦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借鉴。

关于昆仑石刻的字体，有人认为是小篆，有人认为是玉箸篆。刘钊教授将昆仑石刻的文字与已发现的时间确切的其他秦代文字做了比对，认为是典型的秦篆。刘钊教授以龙岗秦简等实物证明，秦代文字存在“官方规范与民间实践并行”的现象，非诏书类文书未必严格执行字形规定。

（推荐书友：陈裕）



《家门口的植物咨询处》

作者【韩】	申惠雨
译者	罗竣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6年6月

生活中，植物常被当作疗愈的道具，花朵用来装点生活，绿植用来抚平心绪，我们评判草木的标准，往往着眼于自身的喜好和功用。韩国植物学家申惠雨的《家门口的植物咨询处》，试图打破这套熟稔的认知逻辑，借由来访者与植物相关的困惑，把植物学观察、生命思辨等编织成对话式散文，重新审视人与万物的关系。作为《植物学家的笔记》的续作，本书不再侧重于系统的植物学考据，而是扎根日常烟火。前来咨询的访客各有境

遇，有困于职业选择的年轻人，有经历病痛重新思考生命的女性，也有纠结伦理选择的素食者。他们带着关于花草养护的疑问而来，话题却慢慢滑向生存的困顿、理想的失落和自我怀疑。在一来一往的交谈中，草木成为一面镜子，观照着人们的内心处境。

人类习惯了以自己为万物的尺度，杂草之所以是“杂”草，是因为它们长在了人类不需要的地方。有访客发问，杂草究竟具备何种价值？申惠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问杂草有什么作用，会不会过于伤害了？”在她看来，杂草根本不是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同一株蒲公英，种在英国是食材，闯入果园则沦为杂草。作者提出，从其他生物的角度看，人类又何尝不是“杂草”——分布广泛，繁殖力强，擅长垄断资源，难以根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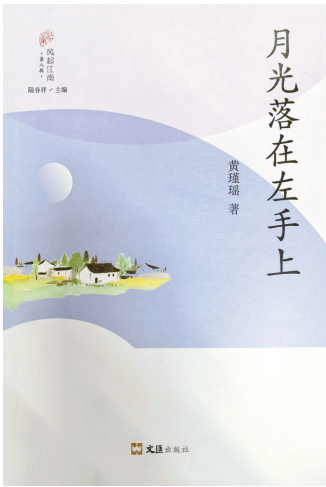
借花草消解现实烦恼，容易陷入浅层的情绪安抚。作者提供的是另一种途径，治愈始于搁置居高临下的评判。爱植物不必过度照料，过度的呵护反而违背生命本来的节奏，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如果爱，请少爱”。植物自有生长时序，人也不必因在世俗划定的成功标准里。申惠雨没有告诉读者“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是邀请人们换一个坐标系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当一个人不再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那些关于焦虑、孤独与不确定性的困惑，反而在沉默的绿色生命中找到了某种呼应。

（推荐书友：任蓉华）

宁波好书

左手月光 右手生活

——读黄瑾瑶散文集《月光落在左手上》



安殷

北仑作家黄瑾瑶推出了她的处女作散文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本书以近300页的篇幅，收录了102篇散文，拿在手里，很有分量。

初读之时，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作者身上有一种江南女子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她懂得在寻常物事中停留，在季节流转里驻足，并遵循节气而行，诚实记录内心的对白。全书分为四卷，第

一卷是对四季的感悟，第二卷是对生活的体悟，第三卷是对远方的探寻，第四卷是关于读书的领悟。无疑，这些篇章既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追求，也体现了一位现代女性在庸常日子里搭建精神花园的努力执着。

当我把目光投向文字内部时，发现黄瑾瑶的生活本身就是被诗意浸润的。春天看花，夏日听雨，秋夜赏月，冬季看雪，四时风物皆化为笔下的涓涓细流。她尤其偏爱春天，对春日花卉更是情有独钟：兰花的清雅、玉兰的孤高、樱花的烂漫、月季的繁盛，都在她的文字里争相绽放。她喜欢明前春茶的鲜爽，喜欢艾草青团的清香，也喜欢层出不穷的春笋带来的时令之趣。其他季节的花木，她同样不曾冷落，昙花的《刹那芳华》，虞美人的《那抹浅夏的舞影》，凌霄花的《怒放的生命》，菊花的《秋日私语》，水仙的《水中仙子凌波来》，每一篇都是作者与植物的深情对视。每一种花都与一个特定的节气、一段幽微的心绪紧密相连，她用文字为花期立传，也为自己的人生做注。

除了花，黄瑾瑶对美食的执着也令人印象深刻。她写九月剥蟹赏菊的雅兴，写初冬街头糖炒栗子的焦香，写元宵汤圆汤圆的软糯。她喜欢橘子、石榴、柿子这些色彩鲜艳的水果，喜欢在夜间散步时听城市的呼吸，也喜欢去各地旅行，将异乡的风景带回自己的书房。可以说，她的写作，是从舌尖到心尖、从眼前到远方的全方位记录，烟火气与书卷气并存。

而整部散文集中最打动我的，是她用场景和物件承载亲情与记忆的那些文字。在《一棵树的思念》中，她用一棵代代橙树来怀念外婆。外婆精心采摘代代橙的花，窖制成茶，与绿茶同泡，清香竟胜过茉莉花茶。代代橙的果实酸涩不堪入口，无人采摘，便在枝头继续生长，数年不凋，故亦称“回春橙”。而思念又何尝不是如此？它在时间里层层累积，永不褪色。在《柿红柿味》中，她回想起幼年时外公递来的柿子被自己拒绝，当时看不懂老人眼中落寞的神情。如今女儿爱上了柿子，她因此重新亲近这种水果，才发现它红艳温暖、甘甜如蜜。而这种迟来的懂得，恰恰是最残忍也是最温柔的馈赠。还有《母亲节抒怀》中母亲手织的那顶

绒帽，伴随了她整整三年的骑车上路学，至今仍珍藏在箱底……因为有了具体可感的载体，它们比纯粹写景状物的文字更显厚重。

第四卷“阅读心曲”是读书笔记，涉猎颇广。黄瑾瑶写女作家中的杨绛、毕淑敏、迟子建、琦君等，也写男作家中的沈复、王国维、季羡林、汪曾祺、阿列克谢耶维奇等。她偏爱女作家，对迟子建更是情有独钟，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额尔古纳河右岸》《烟火漫漫》《也是冬天，也是春天》等作品都做了精彩的点评。这种偏爱，或许源于女性之间的天然共鸣——她们共同面对生活的琐碎与锋利，却依然选择用温柔的文字去缝补和照亮。而黄瑾瑶自己，也走在这条路上：在阅读中汲取养分，在书写中安顿自身。

在新书分享会上，作家虞时中的点评颇为精辟：“且把生活写成书。”确实，生活本身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黄瑾瑶左手掬起月光，右手书写生活，用文字照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月光落在左手上》或许尚未达到成熟的高度，缺乏一条能够统摄的主线，但真诚记录生活的那份努力，值得尊重。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806429